

又
叙
舊

——
叙旧文丛

紙
江
湖

1898—1958 书影旁白

肖伊绯 著

叙
舊

——
叙旧文丛

紙
江
湖

1898—1958 书影旁白

肖伊绯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纸江湖：1898~1958 书影旁白/肖伊绯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2

(叙旧文丛)

ISBN 978-7-5334-7076-0

I. ①纸… II. ①肖… III. ①文化—名人—生平
事迹—中国—近现代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9238 号

叙旧文丛

ZHI JIANGHU: 1898—1958 SHUYING PANGBAI

纸江湖：1898—1958 书影旁白

肖伊绯 著

选题策划：徐建新 黄珊珊

责任编辑：黄珊珊 刘露梅

美术编辑：季凯闻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网址：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0591—83786907 87812652

发行部电话：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版人 黄旭

印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邮编：350002)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数 136 千

插页 2

版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7076-0

定价 39.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出版科（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目 录

旧案重温

- 3 . 王国维《观堂集林》疑案
- 22 . 王国维的墓志铭
- 35 . 严复三改《天演论》
- 44 . 曾朴自传《雪昙梦》
- 55 . 梁启超龙年历险记

新民拾遗

- 67 . 鲁迅纠错梁启超
- 72 . 章太炎与淞沪抗战
- 80 . 徐志摩与《浮士德》
- 91 . 林语堂谈“我的信仰”

101. 徐澄宇纠缪章太炎

109. 俞平伯误会李辰冬

书林微言

121. 周越然藏书冰山一角

132. 叶德辉的苏州书话

142. 黄秋岳其人其书

153. 陈垣稿本发现记

161. 梁实秋“译莎”八种

纸上心迹

171. 刘文典落选中研院

——兼及王叔岷“评刘文典《庄子补正》”

189. 萧红书评在清华

197. 胡适曾印“盗版书”

——《现代英国戏剧八种》的翻印及其他

205. 郑振铎与《古本戏曲丛刊》

221. “星期标准书”简考

旧案重温

王国维《观堂集林》疑案

王国维死后的 24 卷定本？

1927 年 6 月 2 日，王国维（1877—1927）在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书云：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

王国维之死，世人热议已久。遗嘱中前十六字，也让后人揣测良久。无论对其死因有着怎样的揣测与感慨，斯人已逝，整理其遗著成为当务之急。其友人罗振玉 1927 年编印《海宁王忠愍公遗书》，其弟子赵万里 1940 年编印《王国维遗书》（以下简称“遗书本”），均应时而生。当然，在这两部卷帙浩繁的“遗书本”之中，必有王氏代表作《观堂集林》，而且还是重中之重。

这部《观堂集林》，是王国维的国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确如梁启超所赞的“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这一代表作，是王国维在学术盛年自行编选的能代表其学术水准的论文集成，譬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史籀篇疏证》《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书郭注方言后》《书尔雅郭注后》《周书顾命考》《与友人论诗中成语书》《联绵字谱》《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西胡考》《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等等，这些学术论文，纵越商周至唐宋，横跨甲骨学与敦煌学，至今还是国学研究领域中“界碑”式作品。

罗振玉、赵万里的《观堂集林》整理本，都是 24 卷本，一经面市，自然备受关注。且赵的整理底本，据称为王国维晚年校订过的，一度被称为“定本”。后来中华书局据此影印，台湾世界书局也据此影印，更冠之以《定本观堂集林》的名目。但学术界在上述两个版本之外，还有一

种“蒋本”《观堂集林》的说法，并且认定这个“蒋本”才是王国维生前亲自校印的最初版本，这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王国维生前的 20 卷定本

其实，罗振玉、赵万里所编印的“遗书本”，均为王国维死后才予编印的版本。严格说来，这两种“遗书本”，都没有经过著者本人的最后审定。关于《观堂集林》的增订工作，也都没有著者本人的指导与裁定。称其中任一种为“定本”，更无实据。而王国维生前印制过的《观堂集林》初版本，只有 20 卷，是与著名藏书家蒋汝藻合作，在 1921—1923 年间印制完毕的，此即所谓“蒋本”。在此，姑且不论这两种“遗书本”与“蒋本”有何文本编校上的区别，有何学术价值上的差异，权且举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案例，即可以看出著者自定本的重要性与后人增订本的随意性。

当年力荐王国维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胡适，可能就是最早关注过 20 卷本《观堂集林》印制周期，及其与后印 24 卷本内容差异的近世学者。王国维在世时，胡适就曾经研读过“蒋本”。至 1949 年离开中国大陆，流寓美国时，他未能将其巨量的藏书随身携走（胡适所藏“蒋本”现藏于北大图书馆，该书书根处尚有胡适亲笔题字，至今保存完好），但对“蒋本”这个版本仍然记忆深刻。

1956年11月27日，当胡适在台湾翻阅24卷本《观堂集林》时，曾在日记中写道：“王静安此集，蒋孟频（汝藻）排印本是辛酉（民十，1921）编的，癸亥（民十二，1923）印成。原为二十卷。”并随之对“遗书本”提出一个疑问：“《水经注》诸文（在卷十二），不知是他自己收入的，还是罗振玉加入的？”

据查，“蒋本”卷十二，根本没有任何关于《水经注》研究的内容，所辑入的十二篇文章，均是古文字学与地理学的论文。20卷本与24卷本的内容差异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实际上，在1956年1月，台湾艺文印书馆已经影印了“蒋本”，只不过印量稀少，只有500部，并不为普通读者所知晓；而当时胡适还没有看到这个影印本，故而有了上述的追忆与疑问。待到1960年前后，胡适终于寻获到了这个影印本，他郑重其事地为之钤上“胡适的书”与“胡适手校”两枚私人印章，并立即着手20卷本与24卷本的对勘工作。全书遍布胡适的红、蓝笔注记，校改与圈点多处，书中还附有6张手稿，总题为《遗书本观堂集林的增入篇目》一文，署明为1960年1月9日所作。如今，这部经胡适研读并批校过的“蒋本”之影印本，就收藏在台湾胡适纪念馆中。（详参：《胡适藏书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题外可附带一说的，胡适还曾向王国维的后人推荐过

上述这个“蒋本”的影印本。原来，王国维的女儿王松明定居台湾之后，曾于1960年12月16日致信胡适，为其七十岁生辰祝寿。胡适于12月18日复信，信中相当关切王国维遗稿的整理工作，代表“中研院”慰问称“静安先生身后的遗稿，想大都留在北平。如令堂和你带得有他的遗存文件在台湾，如需人相助整理，或需人照相保存，敝院很愿意效劳”，还明确提到，“台北艺文印书馆有《观堂集林》影印本，你若未见，请赐知，当寄赠”。这里胡适向王松明推荐的《观堂集林》影印本，正是1956年首次影印的“蒋本”。（详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

由此可见，在胡适心目中，毫无疑问的更认同“蒋本”的初版地位，而对于24卷本增辑的内容及编校质量，是持怀疑态度的。仅此一点，王国维生前定本，也即“蒋本”《观堂集林》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当然，既然这个初版本又被称为“蒋本”，就还有必要简略了解一下蒋氏生平及其与王国维的交往情况。

蒋汝藻（1877—1954），字孟莘，号乐庵，吴兴（今湖州）南浔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曾任学部总务司郎中，参加过辛亥革命，出任浙江军政府首任盐政局长及浙江省铁路公司董事长等职，后退出政坛，专习实业。蒋家是吴兴藏书世家，祖父蒋维培、叔公蒋季卿、父亲蒋书箴的藏书均颇具规模，蒋汝藻幼承家学，对此耳濡目染，

也颇好藏书。他又曾为官北京，后久客上海，足迹遍及南北各大城市，因之得以与曹元忠、沈曾植、王国维、张元济、傅增湘、罗振玉等名家相往来，随之遍览诸多名家藏书，如天一阁藏书、艺芸书舍藏书等，学识与交际都比之先辈更进一步。

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宁波范氏、杭州汪氏、泰州刘氏、泾县洪氏、贵阳陈氏等故家遗藏散出，就多为蒋汝藻所购藏。又得到宋槧本宋人周密所著《草窗韵语》，此乃极为稀见之本，被沈曾植谓之“妖书”，他也因此命名其藏书楼谓“密韵楼”。据考，密韵楼藏书中有宋本 83 种，元本 102 种，明本 863 种。全部藏书有 5000 余部，善本有 2667 种，其中宋版书 563 册，元版 2097 册，明刻 6753 册，抄本 3808 册，还有《永乐大典》20 册。密韵楼的藏书规模与质量，在当时可谓独步海内，学界、藏书界乃至文化圈子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近世江南藏书楼的榜单中，蒋氏密韵楼与陆心源皕宋楼、刘承干嘉业堂、张钧衡适园，并称为吴兴四大藏书楼。

随着藏书规模日益庞大，蒋汝藻有意聘请学者为其密韵楼藏书编制书目，但多年来没有进展。后来，他想到去邀请原来在学部任职时的同事，当时已经盛名远播的王国维，来助其一臂之力。1919 年 10 月，王国维接受了蒋氏之邀，一是出于生计所迫，寓居上海又多添儿女的他，此时已经是入不敷出，每月 50 块大洋的薪资正可解其燃眉之

急；二是蒋氏藏书本身所具备的独特吸引力，以及二人在藏书读书上的志趣相投，这些理由也足够打动他了。于是，从1919年秋到1923年夏，王着手为蒋编书目、鉴真伪、撰跋文，前后四年时间，编成了30余册的《密韵楼藏书志》（后改订为《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编校蒋氏藏书志，成为王在上海后期的主要工作，他为此事投入了大量精力。当然，他也在编校过程中得以读到不少珍本秘籍，这对其治学本身大有助益。

从1919年10月，王国维接受蒋汝藻聘请开始，至1923年4月，受命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为止，他历时近四载，为蒋氏藏书编成经、史、子三部目录，集部目录也编至元末，明代则为草稿。43岁到47岁间的王国维，正值学术盛年，在密韵楼中的读书、校书、编书生涯，是其一生中难得的静好岁月。

在这段岁月里，王国维与同样以遗老自居的蒋汝藻颇为默契，相处还算融洽。嗜书笃学的他，在此可谓如鱼得水，暂得桃源。此时，早已盛名在外的他，学术界、文教界里的各类聘任也接踵而至。而他总是把读书看得比聘书更重要，总是认定自己读书比教书更适宜。早在1917年底，蔡元培就曾托马衡与其联系，欲聘其往北大任教。经与罗振玉商量，他拒绝了聘任。其时，他正醉心于敦煌遗书的研读，根本无心于任教。到1921年初，马衡仍受北京大学委托，再次来信力邀其出任北大文科教授，但仍被婉

拒。此时，他正在密韵楼中坐拥书城，终日乐此不疲，何来闲时闲意赴任教职？也正是再次拒绝赴北大任教的这一年5月，他又将数年间所写经史论文，撷其精要，集成了《观堂集林》20卷。蒋对此著颇为激赏，当即表示愿意出资校刊、印制发行。

《观堂集林》20卷本，就这样应运而生。那么，接下来的印制过程若何？为何如今这部初版本极不易得，以至于后世研究只得频频取用罗振玉、赵万里的所谓“定本”呢？而这部难得一见的初版本，究竟又有何特色呢？

王国维未刊书信透露初版艰辛

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终于透露了《观堂集林》初版时的种种艰辛及相关历史信息。在该书所收近500封，包括梁启超、胡适、沈兼士、顾颉刚、梁漱溟、金蓉镜、内藤湖南等国内外60余人致王国维的未刊信件中，蒋汝藻致王国维的信件数量竟达到了36封之多。正是在这些频繁磋商读书、购书、编书、印书的信件中，《观堂集林》初版细节开始屡屡呈现出来。如：

大著屡催，深为谦疚。顷晤欣木，云将完工矣！然此说似未可深信。能于阳历年内出书已为万幸。深悔当时不木刻也。

——蒋汝藻致王国维通信第12通，作于1923年九月二十一日（农历），实为1923年10月30日。

前函所云成本之金，凭欣木约计之说而言，现已结帐，实不足千五百圆也，所费并不过重。所悔者，与刻本之值相等，时间亦相等。悔未刻板也。十年后当重为兄刻之。

——蒋汝藻致王国维通信第18通，作于1923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农历），实为1924年1月26日。

这两封信说明，《观堂集林》初版本并不是刻本，先前有研究者声称的“刻本”之说，是不正确的。此外，在出版过程中，始终有一位“欣木”先生，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位“欣木”先生又是谁呢？

欣木，即高时显（1878—1952），号欣木、可庵，浙江杭县人，时任中华书局董事、美术部主任。显然，此时居于上海的蒋汝藻，既然没有选择刻本印制《观堂集林》，则极可能委托中华书局来铅印。实际情形如何？笔者有幸得观一部“蒋本”，从其印制细节来看，应当就是委托中华书局印制的。准确地说，《观堂集林》初版本，正是用中华书局的“聚珍仿宋版”铅印而成。

所谓“聚珍仿宋版”，是由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丁辅之（1879—1949）精心研制出来的一种铅字字体与排版技术。

这种字体精雅端庄，从宋版书的欧体字演变而来，经由名师仿写、刻模并最终用于大规模排版印刷。丁氏 1920 年获得这一字体及排版技术的专利权，并早在 1919 年就于上海成立了聚珍仿宋印书局。之后，中华书局有意盘并这所有专利、有特色的印书局，终于在 1921 年达成盘并协议。1921 年 6 月 6 日的《申报》刊登了聚珍仿宋印书局的启事，正式申明“本局已并入中华书局总厂，以后关于法律上权利义务完全由中华书局代表”。

至此，中华书局正式收购了聚珍仿宋印书局已铸成的头号、二号、四号，三号、三号长体夹注各欧体宋字，共五种铜模铅字；还有已摹写样本陆续刻铸的顶号、初号、三号、五号，头号、四号长体夹注与长短体字，及西夏字体，共八种铜模铅字（据 1920 年 8 月 26 日内务部给聚珍仿宋印书局经理丁辅之的注册批件）。不久，中华书局自行印制及外接承印的多种书籍，均开始使用“聚珍仿宋版”。其中，闻名遐迩的《四部备要》大型丛书，就是用这种铅字字体与排版技术印制而成的。

大稿已催赶成书，惜聚珍发达，虽催无用也。

——蒋汝藻致王国维通信第 2 通，作于 1923 年六月初三日（农历），实为 1923 年 7 月 16 日。这是蒋信中唯一一次提到直接向聚珍仿宋印书局催印的情景。“惜聚珍发达”，